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 甲骨文字詁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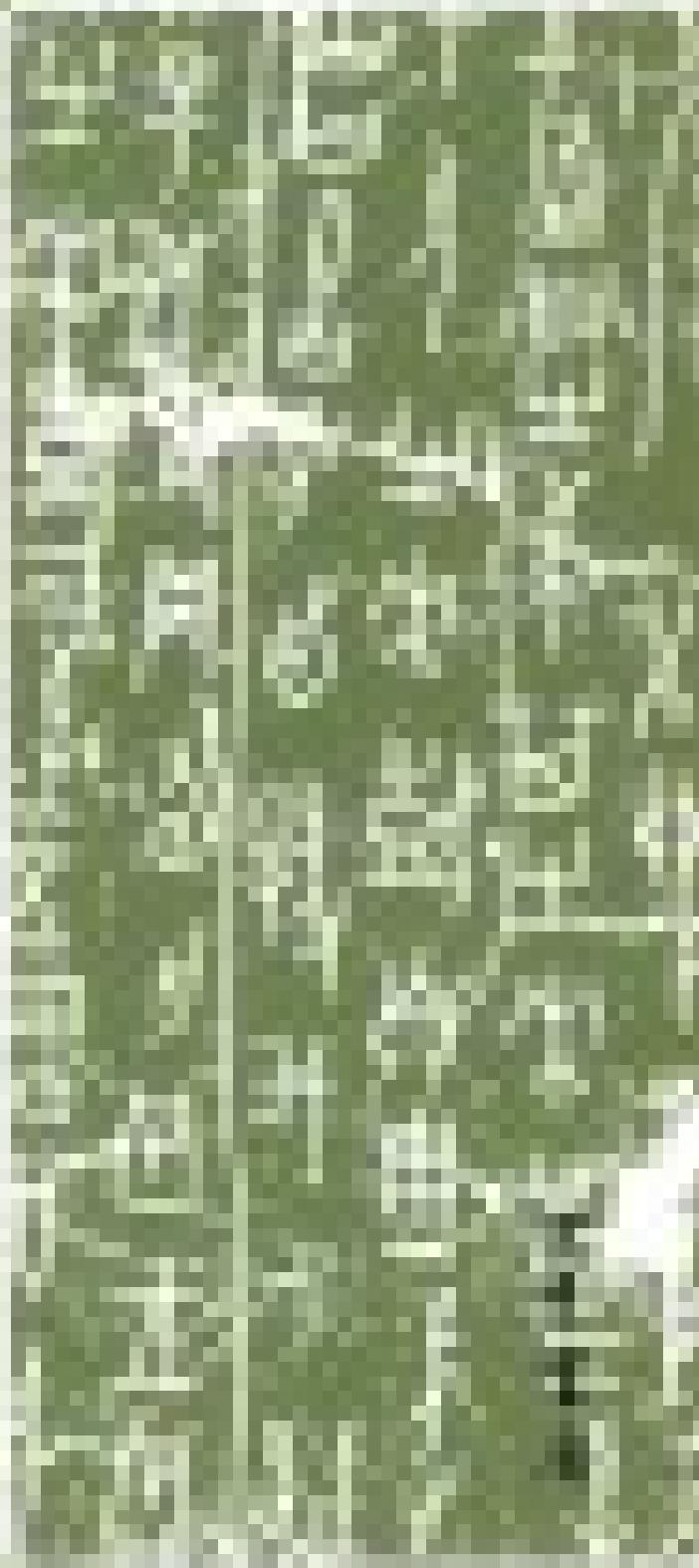
于省吾 主編

第二册



卷之三

七言律詩



— 中 華 書 局 —

甲骨文字詁林

第二冊

主編 于省吾 按語編撰 姚孝遂

對

三

三

2

羅振玉

說文解字：「對」从業从口从寸，或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也。」古金文無从口作者，亦非从士。又許書从寸，古金文及卜辭均从又。

(一) 漢書中五十九葉下

王  
裏

古對字

一 蓋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

葉玉森「字从又，蓋持事於戴冠冕之王前，舍對揚意。出象冠冕，下馬上即王，又乘

云汉文帝以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從士也。同上。

孫海波 从堯从又，與金文同。說文云：口从堯从口从寸，𡇗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故去其口，以从士也。四非。一文編三卷三葉

李孝定

文流對聲無方也从革从口从寸聲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爲貴對而爲言多非誠對

李孝定說文曰對鷹無方也从革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漢文帝以下云：當非許語。姚文田說文校議桂氏義證均主此說。且金文對字多見，均不从口。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後諸器款識對字最多，皆無从口者。疑李斯篆古法作小篆對字始从口，至文帝復改之耳。○其說當是。按金文皆對揚連文，有顯揚之意，疑與封之構造法同。封作𠙴，象一手持半樹於土上之形。半為植物之象形字，其初諱當為樹木於某處。

造法同

數，象一爭持半樹於土上之形。半為植物之象形字，其初確當為樹木於某處。

陳邦懷：四五二九号于南面西巽也。山役王裁注曰：對山，疑曰祿山字假借。對山，祿山同屬脂部。說文解字示部：祿，會福祭辭言之。周禮注曰：除灾害曰祿。祿，利去也。下句云：于鳥日北對一祿。一，小屯南地甲骨中所發現的若干產

「甲骨文有𠂇字（一、二、三、四），也见于爵文（三代一五·七），旧不识。  
根据上文所述，辛变成𣎵的规律（按：参看𠂇字条），可知𠂇与𣎵同，都是对字。金文对字或作  
𠂇（同蝱）、𣎵（伯姬鼎）、𠂇（师毛父鼎），都从辛，是其确证。甲骨文的𠂇𣎵两体与金文  
的𠂇𣎵两体正好相应。

说文：口对，鹰无方也。此释不可信。对的本义应是雕治。首先从字形上看，甲骨文对字象手持镌形，镌是雕琢玉石的主要工具。卒下或加一横画，则象被雕治的物面。广雅释诂三

：口对，治也。正保存了古义，但由于经典里很难找到例证，所以王念孙疏证对此表示怀疑。

其实经典里例证并不少，下面从经典用例看对字本义。借追为对。大雅棫朴：口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口，传：口追，雕也口，箒：口追亦治玉也。

口又周礼追师 郑注：口追犹治也。口追对古音同在端母微部，所以通用。后来追字孳乳为追或

追，意义不变。

借敷表示，孳乳为孳、綈；音转为雕，孳乳为雕、凋；直接以对训治的用例也有。大雅皇矣的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

以对于天下口，对字旧注众说纷纭，都赖增字为训，其实对正应训为治，诗文便涣然冰释了。」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至三七一页

按：合集三〇六〇〇言「于夫西對」；三六四一九言「于東對」；屯四五二九言「于售北對」，均當為「鷹對」之義。

字均不从「口」，亦不从「士」、「興」、「辛」亦無涉。

朮

𠂔

𠂔

商承祚 「祐作朮」  
「佚考八五葉」

唐蘭  
（舊誤釋為遂，非是。述令借為墮命。）魚鼎口述字從朮，小臣建饗口述東隣口之述從朮，述可證。說文：「朮，稷之穀者，從禾，朮，象形。」弔，朮茲省禾。小徐本作「從禾朮聲」，徐鍇謂「言聲，轉寫誤加之。」今按徐說非，朮字當从禾朮聲，朮字或假作穀名，如湖中董云「朮稻穀菜」。後人加禾作朮耳。朮字本作弔，從又，又者手形，其本義未詳，然要非朮之有也。卜辭云：「王其朮。」疑即作朮耳。」  
下至卅三葉上

「文字記卅二葉」

孙海波

「𠂔」，记三三九四。与𠀤字或体同。」（《甲骨文编三〇八頁》）

雷為陵借

李孝定  
「說文曰：𠀤，穀穢之黏者从禾。求象形，鼎𠀤，𦥑省禾。」契文此字唐釋尤可从。求之為𠀤

「說文曰：穀穢之黏者从禾求象形也。其本義不可知。唐說亦是。」（《集韻二三五三葉》）

按：卜辭云：

「丙戌卜，革貞，父乙朿多子」

「貞，父乙弗弗朿多子」

文辭皆足，當與孟鼎「我聞殷述令」之「述」之用法同。

合集二九四〇  
合集三二三八正

0933

0934

0935

按：字在卜辭雷為地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無可疑者。許氏之「从又凡聲」而凡則為鳥之短羽首，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后之傳述。因此越王从鳥形从「父」之文，可釋為父。而全部銘文則可釋為：

蓋越王及賜三字，已據容氏辨認。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亦無疑者。惟第四字从「父」从鳥，以器之形質說，當為父或父。但「父」字不从「父」，更証以考工記之文，則此字宜為父。上「古文字試解」，另史學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五十一頁一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36



按：字不可識，卜辭為人名。

0937



按：合集一七一〇一辭云：  
「貞，𠂔其井」  
為人名。

0938



羅振玉  
九葉下

說文解字反古文作𠂔。此作𠂔，與古金文及許書篆文合。  
(甲骨文編一二〇頁)

孙海波  
「𠂔」前二、四、一、地名。  
(甲骨文編一二〇頁)

按：卜辭反字均用為地名。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39



0944

當為  
災咎  
之義。  
按：合  
集六六  
四正解云：  
「佳父乙  
降」。



0943

為地名。  
按：合  
集三七四  
口八解云：  
「士辰王  
卜貞，田政，往來亡」。



0942

當為祭名。  
按：合集二七三六八解云：  
「丁卯卜，其歔庚丁亥于父甲」。



0941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0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8

𦥑

王襄

「古筭字，象形。」

〔類纂正偏旁十四第十六十一葉上〕

羅振玉  
从口亦不能象筭形。今卜辭筭字从竹，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硕，甚得筭狀，知許書从門作者，乃由竹而譌。卜辭从口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古真文（金文）大家稱瓊矢，一有筋字，與此正同。但省夕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與傳世古筭形狀吻合，可為卜辭附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𦥑，與𦥑字形頗相似，故後人誤認筭為散。韓詩說諸。

0947

𦥑

張亞初  
「𦥑」  
〔綜考九四貞〕  
此字从小从𠂔，可隶定为𦥑。毛公鼎有𦥑字，究唐先生以为即𦥑字，不确。  
〔金文編一四七頁〕此字从少从𠂔，应隶定为𦥑。古文字小少音同字通，小窄可作少窄。  
〔綜考四九七頁〕雨小可作雨少。  
〔同上五八六頁〕𦥑即𦥑。它与后世何字相当，尚待研究。疑与抄字有关。  
〔古文字分类考釋証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十五二頁〕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0946

𦥑

0945

𦥑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飲器有散無筭，今傳世古飲器有筭無散。大於角者惟筭而已，故諸經中散字疑皆筭字之誤。

（一殷釋中三十七葉）

葉玉森  
「按雅氏釋筭可信，惟卜辭之筭似非禮器之名。如後編下第7葉第9版『貞筭』為殘文，又第10版『王貞筭』同亡。與同版『王貞筭』辭例同。筭即達，有離叛之意。曰『韋茅』，曰『韋筭』，獨他辭曰『屏若』。『藏龜』一百零三葉之二，則若與茅及筭並國名。」  
（前釋卷五第七葉）

王國維

「余按雅參事說是也。便陽端忠敏一方，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其飲器中有爵一觶一觶二角一筭一，與特牲饋食禮之賓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數雖不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大者，皆散角或筭角達文，禮器：『禮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筭角詔安尸。』皆與角達文，言散則不言筭，言筭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筭為爵之大者，故名曰筭，筭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器，又以為灌尊，周禮同尊奠：『秋嘗冬蒸，裸用筭。』黃彝：『一註文器。』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筭，周以黃目。』左氏昭十七年傳：『若我用灌。』玉瀆：『按灌當作灌。灌筭即灌尊，筭所以盛鬯，瀆所以灌也。』筭為爵之古之灌尊，亦以筭為之，而周禮鬯以職則云：『凡灌事用散。』散既為飲器，又為灌尊，明係

筭字之訛，其證三也。詩鄭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畀禪胞翟閭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徑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詁僻，為毛傳通例，然疑往文『爵』字本當作『筭』。』傳說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韵，故改為『爵』，實則散乃筭之譌字。籀纂為韻，不與上文籥翟為韻，其證四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諸臣之膳謂之散。』酌於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爵謂之膳爵，諸臣之爵謂之散爵，是散者對散言之。潔統：『以散爵獻士。』亦對獻爵之玉爵獻大夫之旌爵言之，散爵，猶言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此而書之，知小學上之所得，有證之古制而惠合者，益久斯也。」  
（一集林卷三說筭）

李孝定  
「說文『筭玉爵也。夏曰筭。周曰爵。从加从斗。象形。與爵同意。』說筭受六升。許引說文乃說字从斗之意。雅氏釋契文上出諸形為筭，王氏復引經義證之，二說互為發明。蓋不可易。惟雅氏謂篆文从斗乃从之謬則似有可商，从斗盖其體之偏旁，筭為酒器斗為量器物類相近，故又增斗以為偏旁，此亦文字孳乳衍變之通例也。斗古作弐，與外形雖略近竇不相混也。」

李厚定

「筭字所見數辭均殘泐，未詳其義，葉說未足據。」（集釋四一〇八葉）

按：字可隸作「𦨇」，與器名之「𦨇」有別。合集九五四正辭云：  
「壬戌卜，古貞，半𦨇𦨇泰」  
可能為地名。

鑿



左从冂，或言宀之省。而读未知孰是，姑並存之。」（集文釋例下十五頁下）

王襄

「疑古酌字。」（集室殷契微文考釋卷十二頁上）

李旦丘  
「字當釋設。說文信古文作竹，所以之言作冂，与𦨇字所从正同。則亦設字。」  
（集云藏龟宋拾考釋三六一三八頁）

郭沫若  
「𦨇疑爲字。」（卜辭通纂一六五頁下）

「𦨇疑是𡇗字，要当含惡意，与祟咎等同。」（卜辭通纂八九頁上）

饒宗頤  
「𦨇即𡇗，古𡇗字，見汗簡。古語有曰曾𡇗曰（說文略字下注），目蔽垢也。  
曰有𡇗曰犹言曰有𡇗曰。他辭云：曰：夕出𡇗于西。曰：𦨇（𦨇一𦨇）。庚申亦有𡇗，有鳴雌；  
曰：𦨇（屯甲二四一五一指日入蒙氣。故曰出𠙴出𡇗曰連言，并指煞氣蒙氣。古人以為氣祲也。」

（通考八一页）

李平心  
「下面先舉三例：

辛未出（有一般新星。  
□冬（終一夕）□亦大星□。

（前七·一四·一  
舊雜一二〇·一

七日己巳，夕壺，因出（有）新大星并火。

后下九

有授新星，是记录一颗不祥的新星出现。按我考定即曰遗大投艰凶之授，实为妖，与咎为同族字。字从辛，叟声。辛说文训罪，与妖孽之孽声义相通。叟最古音当在宵、𠂇部，后变入侯部。侯、宵、𠂇三部往相转。叟本萧类，本读如敲，读殊是晚变之音。贾谊过秦论曰：执敲朴以鞭笞天下。汉书项籍传注引邓展说：曰敲，短杖也。𠂇，敲朴正相当于叟支二字。敲叟与妖同音。古书授或作枢，而从区从天之字每每相假。金文簋或作餗，其字从食叟声，与轂同声。古青簋一餗，在出部，妖在宵部，二部最近，有些古韵家谓宵、𠂇、一、崇四部最近，与崇通一义近，当训凶咎。它有时用作名词，如：在卜辞中，授一妖一与出一崇一、弟一煞，与崇通一义近，当训凶咎。它有时用作形容词，如有轂，即有妖孽或妖孽，犹左传云：日有妖凶；有时又用作形容词，如有授虹，即有不祥之虹。文法无殊。书大诰：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曰成王自谓他遭受天庭，天降大艰于他。旧注家于授字皆曲为之说，而不可通。今得卜辞轂字之证，其义大明。一段一授，妖一与咎声义互通。古人称彗为妖星。因此，曰有授新星，犹他辞言曰有段虹，即是新彗星见于夕空。上商代彗星的发现，李平心史论集第三四至三五页）

屈翼鵬  
考釋一九〇頁)  
孫詒讓疑為報字。又疑為設字。篆釋疑鑿字。似均未的。  
上《殷墟文字甲編》

張秉权  
「吸」象以芟去口之形，口，象錐形物体。孫詒讓疑為報字，又疑為設字。  
（一）王襄疑為鬯字，又疑為酌字。（二）通纂考釋疑為毀字。（三）胡厚宣釋為殷字。  
（一）注四）魯宋先釋為啜字。（五）其中設和啜，在字形上是比較可信的，但在卜  
辭的解釋上，仍有若干困難。（六）殷虛文字兩編考釋第四。頁一

見契文舉例下十四頁  
見殷契類纂存疑三及殷契徵文考釋典九十二頁  
見卜辭通纂考釋八九頁  
見集刊第九本卜辭同文例四四五  
見殷曆譜糾謬附录三二八九至三一一頁。

白玉峰曰：「籀庼先生釋報，又疑為設。王襄氏釋酌（籩考典礼十二），或釋毀，曰：『四毁，疑毀字，要當含惡意。』與崇、咎等同，一通考八九一。高笏云先生釋震，曰：『四說文：震，四字原倚又画持碰碰楮狀，似雷震辟厉；由

文又生意，故託以寄雷震之震。动词。字亦用为名词，皆所以言天象，非雷震之震莫属。震字，意为地震，後世通以震字代之，日久而古文遂废。一见字例二·二九〇一峰按：究当今字何字，其意为何，反其於卜辞云为用，皆有待深论。然就字之构形审之，似当释设。盖字从丂从𠂔，下，与甲文𠂔之所从同；可今释哉，且已成定说，音、言又为同字，则取之释设，似无疑义。然较之辟义，则又窒碍难通。闕疑可也。」  
（契文舉例校讀十九 中國文字第五十二冊五  
九〇 八至五九〇 九頁一

，皆所以言天象，非雷震之震莫属。𠂇字一见字例二·二九口一峰按：究当今字何就字之构形审之，似当释设。盖字从丌从音、言又为同字，则取之释设，似无疑契文举例校读十九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

于省吾 一、甲骨文「設」字作「𠂇」或「𠂇」。……「𠂇」字从「丂」从「叟」，「叟」即「言」字的初文，孳乳为「口」。甲骨文偏旁从「丂」与从「口」无别，其佐证有三：一，甲骨文「𡇁」字左从「音」（古文字学言音二字每同用），早期多从「丂」，晚期多从「口」；二，甲骨文「𦥑」字作「𦥑」，周代金文作「𦥑」，其上部从「丂」与从「口」同；三，甲骨文「𡇁」字中从「丂」，说文谓「𡇁」从「言」从「又」、「口」。依据上列三项证明，则「設」字所从之「丂」，即「言」字的初文，了无可疑。

……设之训施训陈典籍习见。甲骨文的设字有兩种含义：一种指自然界之设施兆象言之。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的现象，甚至鸟鸣，都有吉凶的徵验，而此类兆象是上帝有意为之，故以设施为言。另一种指祭祀时的陈设祭物言之。今分別舉例如下：

甲，对自然界言设伐，既雨，咸伐，亦雨。啟，卯，鸟星（乙六六六四）。二，乙子夕，出设于西（乙六六六五，即乙六六六四的反面）。三，因无有设，明一明一出各一格一云一雲一自东口口。吳亦有设，出出虹，自北口缺于河（疑存三五）

四，口出设虹于西口（崩七·一）  
五，口篡（象），庚申亦出设，出鸣鸟口附圈羌，夷（甲二四一五）。  
六，五日甲子，允酌，出设于东（乙三三三四一）。  
七，口庚其出设，吉，受又；其佳士，不吉（簋典一〇五）。  
八，其佳戊出设，不吉（乙七四七四一）。  
九，丁子卜，穷贞，设佳田（一咎）（京津一九五二一）。  
十，口寅卜，穷贞，设不佳田（一繢合一八九一）。

一、壬辰卜，贞，设司室（崩四·二七·八一）

二，庚申卜，贞父乙设，用（南北明六一三）。

三，贞，王设父乙（乙四八二一）。設（拓本）。

以上的所列甲项十条的设字，均指自然界的设施兆象言之……以上所列乙项五条的设字，系一种概括的简语，均指祭祀时的陈设言之。对自然界言设，是因兆象为天所设施；对祭祀言设，是因为祭祀须要陈设品物。如此，则设字的义训，无有不符。——释設，甲骨文字释林一〇三至一〇七页。

詹鄞鑫

「甲骨文𠂔字屡见，偶或写作𦥑（乙六六八四），这字曾被疑为报、为酌、为鑿、为鬻，有的书隶定为鑿，或释为设，王襄曾疑为鑿字。除王襄外，诸说都不对。王氏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并无佐证，后人不能相信。现在可以知道，𠂔字象手持锤击鑿具之形，是鑿字初文。」

古文字里作偏旁的辛字，往往演变为𦥑字，如宰字（原父簋），齊镈及三体石经都作宰。对字甲文和金文都有从辛和从𦥑两体……皆其证。众所周知，𦥑柄经过锤击之后，柄头木质都会顺理撕裂为一丛细丝。平写作𦥑，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鑿字所从的臼是后加的会意符。同山，是坎字的初文，表示鑿物成坎。金旁是形声意符。未加金或臼的鑿或𦥑字，也见于字书。广韵屋部有鑿字，与同部鑿字音义同。广韵集韵均有鑿字，注云臼与鑿同。集韵又省作鑿。据此可知，𦥑的变体鑿等字，确是鑿字。

根据以上两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辛辛是鑿具，也不妨碍我们把𦥑字断定为鑿字。同时，通过𦥑之断定为鑿，反过来又证明了辛辛的確是鑿具。

辛鑿并不同源。辛是名词，后来写作鑿铁钎等字；鑿字起初是动词，义为击辛。古音与鑿相近者往往有击义。如击伐叫椓，椎击物叫鑿，击磬叫琢，斧斤击物叫斫，喙击叫啄，水滴击物叫涿等，这是一组同源词。可见鑿音本与击相关，而与辛没有内在联系。后来鑿字由动词转化为名词。——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

林小安 「攴之为文，犹𦥑之为文。左旁口、日分别为𦥑、鑿之象形，右旁刃为使用该器时动作之会意。前者为手持酒端倾酒于𦥑中，后者为手持勺匙从鑿中取食。攴既为鑿之初文，

吸为讠之初文，当无违理之疑。

以上我们用手持酒端倾酒于漏斗来解说卜辞吸字之形构，虽了无违理之疑，然而，殷代的吸字怎么演化为东汉说文解字时的讐字，尚待其他证据证实。

寻绎现存古文字，我们认为有两个例证，可以证明从吸到讐的演化过程。

其一，即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省临沂地区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简书孙臞兵法中，有一曰夷山字，整理者释为<sup>从</sup>变<sup>口</sup>；我们认为<sup>从</sup>夷<sup>口</sup>字实为<sup>从</sup>吸之隶写；夷的本义应是<sup>讐</sup>，在银雀

山汉简中是作为变的假借字来用的，并非是<sup>讐</sup>的省写或简化字。  
其二，即一九七八年五月，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钟铭中，有一<sup>鼈</sup>字，<sup>从</sup>夷<sup>口</sup>，<sup>从</sup>夷<sup>口</sup>又作<sup>鼈</sup>；应视为从<sup>夷</sup>从<sup>口</sup>声，<sup>夷</sup>从<sup>口</sup>一亦声。<sup>鼈</sup>或<sup>从</sup>夷<sup>口</sup>为<sup>說</sup>，<sup>說</sup>一即卜辞之<sup>吸</sup>（<sup>从</sup>夷<sup>口</sup>为<sup>說</sup>）及银雀山汉简之<sup>夷</sup>，偏旁位置不同罢了。

我们发现<sup>从</sup>夷<sup>口</sup>的初文一字的用法及在卜辞中的义训亦不例外，应读为<sup>变</sup>，实际是<sup>变</sup>的假借字。以之验之卜辞其例：

庚吉，其佳：出<sup>𠂇</sup>，<sup>于</sup>西。

前七·七·一

戊：又，王固：佳丁吉，其：未允：名出<sup>𠂇</sup>，<sup>于</sup>：是亦出<sup>𠂇</sup>，出<sup>𠂇</sup>自北

于河，在十二月。

前七·四三·二

即虹，彩虹的出现在古人眼中是天空中的异象。出<sup>𠂇</sup>，读为<sup>从</sup>有<sup>变</sup>，于前后文义相合。其辞曰发生了反常情况，有<sup>变</sup>异出现，<sup>变</sup>异即指虹的出现。

（殷墟卜辞<sup>𠂇</sup>字考辨，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七年五期四六至四九页）

徐北仁  
「甲骨文<sup>𠂇</sup>字作<sup>𠂇</sup>」<sup>（合集六四四一）</sup>「<sup>𠂇</sup>」<sup>（合集一三三二九）</sup>「<sup>𠂇</sup>」<sup>（京律一九六一）</sup>「<sup>𠂇</sup>」<sup>（乙四八二一）</sup>「<sup>𠂇</sup>」<sup>（京律一九五五）</sup>诸形。孙诒让<sup>釋</sup>为<sup>報</sup>，又<sup>从</sup>夷<sup>口</sup>「<sup>𠂇</sup>」<sup>（篆考典礼一二）</sup>；郭沫若<sup>釋</sup>为<sup>毀</sup>「<sup>卜通八九</sup>」；陈梦家<sup>隶室</sup>为<sup>殺</sup>，<sup>釋</sup>作<sup>寃</sup>；于思泊先生<sup>釋</sup>作<sup>設</sup>「<sup>釋林一〇三</sup>」。各家对<sup>𠂇</sup>字的<sup>解釋</sup>多有异说，<sup>𠂇</sup>字所<sup>屬</sup>的卜辞亦难通读。

「<sup>𠂇</sup>」字从<sup>𠂇</sup>、<sup>口</sup>，<sup>𠂇</sup>即叟，无<sup>疑</sup>。甲骨文中平、平、<sup>𠂇</sup>、<sup>𠂇</sup>诸形<sup>互</sup>立偏旁中<sup>互</sup>用，例如：

平 后上一七一  
燕 五五八  
守沪 一九四

平 合集二一八三三  
燕 五五八  
守沪 一九四  
平 合集二一六二  
燕 五五二  
平 袁父革  
燕 五五二

甲 一五六四

高津四一四四 𠂔 佚六一一

微藏五七二 丂 后二三七七

微一三三九

丙 后一九一二

平曲 卦

富津三五六一 𠂔 持八一

丙

牙见

𠂔字所从之𠂔为平

之昇柵

从平、𠂔

之字后来常变作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吾 后下六〇 𠂔

平曲 卦

序六八七

从平、𠂔

之字后来常变作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吾 后下六九 𠂔

平曲 卦

序六九九

从平、𠂔

之字后来常变作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故𠂔

即牙见字为穀或穀。从革者正确，然而释作霓则非是。

𠂔

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𠂔

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从革、革，如：

𠂔

甲骨文的鑿字有三种用法，以下分别言之。

甲，鑿是一种杀牲方式

一、壬午卜，大贞，鑿六人。（卦一·二六·六）

二、……卜，贞，鑿六人。（卦五·三）

三、丙戌卜，方贞，告曰：出鑿于上甲三牛。（合集一三三二九）

甲骨文中类似的记载有伐、殴等，……伐是砍头，殴为剖腹肢解，鑿为穿鑿人体，均可见商代统治者的残忍。乙，由穿鑿人体、动物而漸变成一种祭名，这种祭祀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部分为祖先神，例如：